

人间老顽童，艺坛不老松。著名表演艺术家李九松先生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，这是滑稽界一大无可弥补的损失，回想起来，令人心痛惋惜。

艺坛不老松

——纪念李九松先生
王汝刚

为了纪念李九松先生周年祭，剧团为他召开艺术研讨会，举办“艺坛不老松”演出专场，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，旨在振兴海派滑稽艺术。

我与李九松先生合作将近四十年，朝夕相处，情胜师友，他的音容笑貌至今犹在眼前，始终没有忘记，随着时间流逝，不少相处的细节反而更加清晰。

记得九松曾经问我：“我死了以后，大家会哭吗？”这个问题，我难以回答。原因在于，他终身从事滑稽艺术，在舞台和荧屏塑造了很多令人可笑的艺术形象，老娘舅、小三毛等等，这些都是拨动老百姓笑神经的经典人物，想到这些，谁会泪如雨下？但是，生离死别，毕竟是残酷的时刻，谁能笑得出来？难题一直困扰着我，如今，我自认为找到了答案：就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那句话——悲欣交集。

九松还问我：“你知道，我有多少面部表情吗？”这个问题更难回答。我与他合作近四十年，对他的音容笑貌非常熟悉。相由心生，九松大智若愚，心明如镜，脸部表情丰富多彩，绝非喜怒哀乐四

个字可以概括，我曾亲眼目睹他的不少表情，印象深刻。

春天，我和他结伴去苏州扫墓。我父母墓地与他亲友墓地相邻而筑，都在青山半腰。九松刚走到山脚，就点燃一大把线香，拾阶俯身而上，在乱草丛中中寻找荒坟，插几支香，烧几张纸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伯伯，阿姨，九松来看望你们了……”我不解地问：“你家亲戚都葬在此地？”九松轻声说：“这些都是没有后代的老艺人，他们曾经帮助过我，死后无人来祭奠，我权当孝子贤孙……”说时，表情悲切，泪眼婆娑。知恩图报，令人感动。

夏天，赤日炎炎似火烧，剧团去外地巡回演出，当时，九松已年过半百，担任剧团总务一职，调度卡车运送布景、服装，还要自带行李，与大家一起住在剧场后台，十分辛苦。为了赶时间，省费用，保证剧场按时开演，九松亲自出马，和搬运工一起劳动，干得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，终于完成任务。领导当众表扬他：“了不起，老当益壮。”九松揩揩汗，回答道：“剧团是我家，工作靠大家。”说时，表情腼腆，憨态可掬。以身作则，令人难忘。

秋天，九松兴冲冲赶到剧团，找到会计，悄悄地关上房门，小心翼翼从挎包里取出五位数的人民币，他笑嘻嘻地说：“想不到吧，我这个老头子居然还被企业看中，要我当产品形象代言人，帮助他们拍一条广告，给了我一笔劳务费，我自己留下一部分，而这部分，请帮帮忙，代我交纳个调税吧。”会计深感受感意外：“九松觉悟高，主动纳税。”九松回答：“交了税费，心里踏实。”说时，表情真诚，内心坦荡。奉公守法，令人尊敬。

冬天，九松演出后，骑着电瓶车回家，遇到一位头戴大盖帽、身穿警服的“假警察”，利用城乡接合部，地形偏僻，借口检查车辆违法，随意罚款处理。他拉着九松，扬言超龄骑车，必须乘公办理。九松何等聪明，故意唯唯诺诺，将计就计，看出破绽，据理力争，争执声惊动了过路群众，迫使“假警察”露出马脚，九松带领群众，齐心协力，把“假警察”扭送到公安机关。九松正义词严：“我是人民代表，理当为民除害。”说时，表情严肃，大义凛然。爱憎分明，令人钦佩。

在演艺生涯中，九松用幽默可笑的语言，突梯滑稽的动作，引得观众笑口常开，在人生道路上，九松把良好的形象、美好的行动，传递给关心他、热爱他的观众。

如今，李九松先生已长眠于洞天福地中，斯人已逝，笑声将永存天地间。

作为出生在原黄浦区东昌路华东坊的原生“土著”，我在那个“宁要浦西一张床，不要浦东一间房”的时代，从小享受着在浦东公园恣意玩耍、在农田乡间追逐拖拉机练习长跑的欢乐。

记得20世纪90年代，原黄浦区浦东地区的农田慢慢被成片的居民小区所代替，大量人口开始导入。1992年10月，国务院批准设立浦东新区。

1994年仁济医院东院项目正式立项。1998年7月，在院团委工作的我接到院党委布置的一项重要任务：要为仁济医院顺利东进、战略转移浦东做好青年职工的思想工作，即了解广大团员青年的需求和实际困难，尽可能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。经过反复讨论商量，团委决定先开展仁济医院东移专项调研，要使广大团员青年在调研中了解浦东卫生现状倾听民意，统一思想达成共识，共谋仁济发展大业。

记得当时许多问卷是下班后在黄浦江上的摆渡轮上完成的。

浦西开往浦东的摆渡轮上，下班的人潮将一心想找寻调研对象的我们挤到了船头。只见一位中年孕妇突然倒地，同行调研的同事毫不犹豫上前施救。等到轮渡到达浦东的

摆渡轮上的调研

袁蕙芸

时候，孕妇已经基本无恙。当得知我们来自仁济医院，孕妇徐徐站起，反反复复诉说着自己担心胎儿的安危，希望我们能陪同她摆渡到浦西的仁济医院第一急诊门诊。原来，她的第一胎孩子因为种种原因胎死腹中……

调研中，大家切实感受到浦东医疗资源的匮乏、居住在浦东老百姓的就医困难以及对名医专家的渴望。记得当时调查的1000份问卷结果显示，约有64.30%的被调查者认为“家在浦东，就医不便”；有62.63%的被调查者，因为医疗水平、服务态度、就诊环境与设施、劳保医院在浦西等经常选择去浦西就医。

一天傍晚，延安东路

外医疗、医学教育等领域。在学科布局方面，提出要关注浦东门诊量增长率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学科的发展等。二十年后看这份报告，许多建议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。

考虑到调研中发现的老百姓的迫切需求，团委决定为周边街道的居民免费开设健康科普讲座。1999年10月，仁济东院正式开业时，免费健康科普讲座涵盖了浦江两岸近20个街道。

当时的艰辛，记忆犹新。那时因为交通不便，医生们为了一小时的讲课，却要来回花费四五个小时在路上，但是这些定期的免费讲座与不定期的义诊咨询活动深受欢迎。记得有一次我陪同一位医生去塘桥街道授课，中午

开往东院的班车没赶上，只能辗转乘公交从延安东路隧道过江，不料偏偏隧道里发生交通意外全线拥堵。我于是联系塘桥街道原定下午二点的讲课是否可以取消，未料居民们迟迟不愿离去，一直等了足足两个小时，直到我们满头大汗地赶到授课现场……那天讲完课因为错过了回仁济西院的班车，我辗转回到长宁的家时夜幕已经低垂。

转眼，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，仁济医院有幸建成成为浦东新区第一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浦东人，我为浦东的日新月异而自豪，也为参与和见证仁济医院的发展而深感幸运。



边看边聊



笑作坊

身在美国，如听到当地人说喜欢吃中餐，心里都不免咯噔一下。十有八九，他们喜欢的中餐菜品，不仅是后人的发明，在我们看来还有侮辱“国粹”之嫌。

举例来说，陈皮鸡在国内乃是四川地区的传统佳肴，须采成熟的橘子皮，阴干或晒干后切块，作为佐料，童子鸡用料酒、酱油、精盐入味后炸到表面酥黄后捞起备用，油先用花椒煸香，而后下葱姜，陈皮及干辣椒调味，鸡块后下，烧开后小火慢煨，以此才能做到外脆里嫩，麻辣鲜香。然而，我记得第一次在美国吃

到深受欢迎的同名菜肴，不仅完全看不出鸡肉本尊，当我咬破炸得结结实实的鸡块时，更是一口老牙酸到发麻，这之后再也不敢领教这道由美国中餐连锁店“熊猫快餐”于上世纪80年代末发明的“名菜”。

美式陈皮鸡的灵感来源是“左宗菜鸡”。这菜名乍听源远流长，却是由中国台湾厨师彭长贵于上世纪50年代发明的，后随彭移居美国。不过这道菜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盛名，还得益于两位名人：

多么奇特的一棵树！
错！仔细一看，这不是一棵树，是两棵树。里面是一棵油棕，外面是一棵大叶榕。外面的一棵把里面一棵紧紧地抱着。

准确地说，是包着。大叶榕张开无数条强有力的臂膀，抱得油棕的枝干已完全看不到。

只有抬头仰望，才见到油棕的羽片，在微风中摇摆。有人说它正在舞

贝聿铭在纽约彭的餐厅宴请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之后，后者对这这道菜念九，他们喜欢的中餐菜品，然而，如今的左宗菜鸡已和陈皮鸡大同小异，鸡肉被炸得面目全非，枕在软塌的青花菜上，淋上酸甜厚重的酱料，配以白米饭，这种随时间生发的“美式改良”就连创始人彭长贵听了也莫名其妙，彭发明这道菜时心里惦记的是咸辣的湖南味，而今沦为甜腻。

美国人喜甜，喜油炸，所以不少中餐都须经过这样的“整形”才能“走红”。另一道美式中餐馆必不可少的小吃叫“炸蟹

角”，样子有点像油炸馄饨，但你尝上一口就知道，这家伙非我族类，蟹角里裹的是奶油芝士和蟹肉棒。比炸蟹角更具迷惑性的开胃小菜是“鸡蛋卷”，怎么看都像上海人过年吃的春卷，但完全不是一个味道。上海春卷比较典型的是白菜香菇猪肉馅，菜须煮烂，而且勾芡调成糊状后放凉，圆形的春卷皮薄如蝉翼，入油锅后煎成金黄就可起锅，佐以镇江醋。美国自然没有香菇，补位的是和白菜同样质地偏硬的胡萝卜，也省去了

蹈。也许它是正在呼救。你说它们这是爱，还是恨？还是爱恨交加？是爱得死去活来，还是恨得你死我活？有人叹这是强烈的爱情。或者只能说是强逼的爱情，威胁与扼杀的爱情。这样的爱，你说能维持多久？

这是在一个旅游景区。这棵奇特的树包树，被手机们说得津津乐道。

导游对我们说，要拍照就赶快拍吧。过几年，想拍也只能拍到枯木了。



驼鹿的嘶吼声划过寂静的天空回荡在辽阔旷野之上，被惊醒的我起身望向开窗外，云层低挂在群山之巅，枯木落魄于湖水之中，空气间弥漫着萧瑟的况味，一丝淡淡的惆怅不期然掩入了心中。九月的阿拉斯加已然泛着浓浓的秋意——愁……

这是一场随性而至的踏秋之旅，地质学家老武与我结伴而行，他科考我拍照各得其所，从波士顿飞到当地最大的城市安克雷奇，下机后我们租了一辆大型越野车向着远方驶去，沿途的空气中弥漫着水雾却掩不住那满山的灵秀，越往深处走越像进入了仙境——如梦似幻。

我们根据天气预报决定此行第一站是美丽的海港小镇弗迪茨，

这里既有壮丽的冰川亦有幽静的港湾，只可惜近年云雾缭绕很少游客能够观其真容。地质学家上次来也没有见到弗迪茨的真面目，而这次我们是随着天气预报的信息前来，果然得见其秀美容颜。第二天出海领略了壮阔的活动冰川，目睹巨大的冰山崩裂入海。

沿途更见到了各种海洋动物如：巨大的座头鲸、迅捷的虎鲸、慵懒的海狮、可爱的海豹，以及各类海鸟，这可让科学家大大地过了一把科考的瘾。

然而转天弗迪茨又恢复了其往昔的神秘，苍莽群山隐于烟雨缥缈之中，秀逸出诗般的韵味，让人沉醉其中，我下意识拿起相机拍摄下这如梦似幻的仙境。

七夕会

张廷

深仇大恨似的。经一番折腾之后，上桌的鸡蛋卷从外到里都坚硬无比。最后，没有美国人喜欢的甜口怎么行？鸡蛋卷的蘸酱是泰式甜辣酱。每次吃到这样的鸡蛋卷，我的思乡之情不仅得不到宽慰，反而愈发浓烈。

很多时候，所谓的“中式”不过是一种噱头，为了增加食物的异域风情。美国的“中式”鸡肉沙拉只不过是酱油、糖、醋及芝麻油来调制拌料。除此之外，色拉毕竟还是沙拉、鸡胸肉、羽衣甘蓝、白菜、胡萝卜，最多再添上几瓣最初源自中国的橘子。但很多美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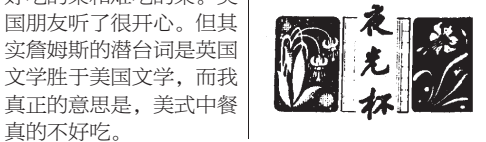
人或许从不知道，中国人自古是不吃沙拉的。虽然这些美式中餐几乎毫无意外地叫我失望，但此中折射出华人移民融入异乡的经历又很耐人寻味，不仅有东西文化的碰撞，也有和其他亚洲文化的杂糅。吃完美式中餐，店员会奉送几枚“幸运饼干”，这是一枚饺子状的甜味小饼，里面夹有一张写着励志话语的纸条。中餐最早风靡美国是因为价廉物美，但中餐馆没有忘记在价廉的前提下照顾美国客人对餐后甜点的渴求，所以有了这一发明。更有趣的是，“幸运饼干”

喜欢这种感觉一旦有，就常驻留。我就是进入“隔代亲”阶段，才注意它，体会它的。

喜欢是一种淡淡的、发自内心的感受。它可以对人，也可以对物。对人，常用于同辈或晚辈之间。很多人最明显的喜欢都发生在找对象的时期。我现在就还能回忆起当年隔着长安街，远远地望着我太太的腰肢、身影、以及走路样子时的情景。尽管她现在有时还那样走路，可时间越久，我越有一种荒诞的感觉，觉得那是两个人，一个在我的记忆深处，一个就在我的身边。虽然这种感觉有些怪怪的，可我确信那是岁月和深厚情感酿造出来的结果。

孙女会吱声、会走路以后，我对她的喜欢更深刻、也更刻骨铭心。有时，我会仔细地看着她，似乎要把她看到骨子里去；看她哪点和我有血脉相连；有时，我听着她奶声奶气、指着什么都发的“嗯”声，比听什么都过瘾。虽然现在她还不会说话，表达自己的需求，可她似乎什么都懂，会和家人互动。她坐在她的小桌边，自娱自乐，用小手整理上面的瓶瓶罐罐，家人和她逗趣：“你的野餐结束啦？”她会下意识抬起头，看对方一眼，适时的“嗯”一声，从站在她的小书橱柜前，她站下拽书，拽了一地。家人怕乱，在她后面说了她一句，她马上坐下，煞有介事地翻起书，并把小脑袋往稍稍一偏，让她说的人恰到好处能看到她的侧脸，表示已经有所回应。

不言而喻，喜欢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抒发，是身心愉悦的体验，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感受。有喜欢的人，有喜欢的事，人生岂不足矣！



喜欢

罗仁基